

# 香港青少年網絡人際模式初探<sup>1</sup>

陳之虎

突破機構 研究顧問

## 論文撮要

網絡人際的發展一直是網絡文化中備受關注的課題。過去不少論者認為網絡世界無界限的連繫、加上身份的隱蔽性，會促使大量陌生人在網絡上結交，建立實質的網絡人際世界，並慢慢取締舊有的人際交往模式。然而，突破機構過去八年的多項青少年網絡研究顯示，香港青少年網絡人際的模式卻朝相反方向發展。

由 2000 至 2007 年的五項網絡研究綜合顯示，與陌生人在網絡交往已非香港青少年網絡人際的主流，取而代之的是熟識群體之內的人際互動模式。2004 年的網絡友誼研究指出，本地青少年對與陌生人的網絡交往，多抱著隨意和純粹找尋傾談對象的心態進行；交往是隨意和片面的，參與者多著重表達自己，較少彼此深入的瞭解或網外擴展，因此交往一般只能維持較短的時間。此類交往相信是青少年成長中尋求自我表達的延伸，並非實質性的人際交往。

2005 年的研究顯示，本地青少年已逐步將網絡平台融入日常見面的友伴交往之中。新興網絡媒體締造了他們向友伴表達需要和內心感受的平台，從而加強人際溝通；青少年善用 Blog 及網上日記的平台，來填補面對面（face-to-face）人際交往中未能達至的深層表達和彼此瞭解，因此數據顯示七成多參與者透過網絡交流後，增進了熟識群體中朋友間的彼此瞭解和關心。

## 1. 網絡人際發展的爭議

網絡人際（interne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的發展一直是網絡文化中備受關注的課題。過去不少論者認為網絡世界無界限的連繫、加上身份的隱蔽性，會促使大量陌生人在網絡上結交，建立實質的網絡人際世界，並慢慢取締舊有的人際交往模式。這是過去網絡人際發展的主流觀點，相信網絡人際會獨立發展，不斷向不認識的群體和人士在網上進行聯繫和發展，甚至超越地域、國家、階級等界限，

---

<sup>1</sup> 本文曾發表於 2007 年 5 月 11 至 14 日由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與中國青少年研究會聯合主辦、國際社會學會 34 青年社會學研究委員會協辦之【內地、香港、澳門青年研究圓桌會議：訊息時代新青年議題】研討會。

在網上凝聚超越種族、階層、地域的實質網絡社群（net community），體現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理想。<sup>2</sup>

Barry Wellman 近年更提出跨地域的人際結集，會強化「個人」在網路上的身份和位置，<sup>3</sup>人際聯繫由過去以地點地域為基礎的群體（place-based community）發展，逐步轉向以個人特式、網路上的地址、個人網頁、網誌等為聯繫為基礎的個人群體（person-based community），此為他所提出「網絡化個人主義」（Networked Individualism），取締過往以地域、地區和國家等成為人與人維繫和聯絡的基礎，所有人以個人網頁或網誌成為新的聯繫定點，以電腦為連線平台。<sup>4</sup>人際交往不再需要透過概定或實在的群體、甚至不需要定點的位置，在網絡上人與人之間可以在任何地方聯繫和結連，最要的是個人的身份和信譽、並怎樣在網絡上聯繫和進行交流。<sup>5</sup>

明顯的例子是近年西方著名或具權威的新聞資訊工作者，紛紛在網上開設個人的網誌（Blog），以此向外發放個人的採訪資料、評論和新聞資訊。其網誌以該新聞工作者的「個人化」的魅力、經驗、權威和信譽等建立，成為了嶄新的聯繫定點，並且在那裡招聚形成網絡群體，彼此交流聯繫。近年在西方風行的網絡人際群體 MySpace.com，在網絡上招聚大量的年青人參與和進行人際交往，並一度聲稱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網上群體。

MySpace.com 的成功經驗，卻反映了部分對網絡人際發展的新理解，其中最重要的是注意到網絡上熟識群體的發展力量。MySpace.com 起初以偶像搖滾歌手在網內開設個人網誌（Blog）與歌迷交流作招徠，吸引大量喜愛音樂年青人參與；網站並藉此讓有共同興趣年青人，無論彼此認識與否，在網站內交往發展和推介其他人加入。結果網絡群體迅速地發展，形成龐大的人際社群。然而，分析有關群體的擴展流程，卻發現群體人數的擴展聯繫途徑，並非以網絡上個別不認識的人士之間為起點，而是各參與者在自己熟識的群體內推介邀請參與，形成以認識朋友為主的小群體結集，及後與另一個小群體交流再擴展。因此，網絡上人際發展的力量，最強大的並非彼此素未謀面的獨立個體，而是在將「地上」（相對於網上）的真實人際群體轉移和延伸到網上，並以網絡發展形式進行人際擴展。這是 MySpace.com 此個案引申出來的想法。

---

<sup>2</sup> 陳競存、陳之虎。〈從「青少年網上行為研究」看本地網上群組的形成〉，《青年研究學報》，香港：香港青年協會，1998年，第一卷，第二期，頁190-197。

<sup>3</sup> Wellman, Barry. (2001). Physical Place and CyberPlace: The Rise of Personalized Networ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5 (2001).

<sup>4</sup> Wellman, Barry. (2005). *Connecting Community: On- and Offline*. Barry Wellman / NETLAB PUBLICATIONS website.

<sup>5</sup> Plickert, Gabriele, Wellman, Barry & Cote, Rochelle. (2007). It's Not Who You Know, It's How You Know Them: Who Exchanges What With Whom?. *Social Networks*, 29 (3), 405-429.

近年對網絡人際發展的看法都傾向，不單是以陌生人在網絡發展和建立聯繫為主，而是同時兼具在熟認人士的群體中慢慢擴展出來。在此出現另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就是關於網絡人際的性質（nature）：它是否獨立地在網上存在，不會擴展至日常交往？還是網絡人際實質是日常交往的延伸，強化面對面（face-to-face）交往的聯繫，補足日常交往的不足呢？

Katz & Rice 在美國進行五年（1995-2000）的不斷研究，追蹤網絡發展對社會、日常生活和人際的影響。綜合有關研究結果發現，他們列出三項網絡對社會帶來的影響，包括數位隔核（digital divide）的出現、網絡對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提昇、和對人際相處的影響。其中最主要的發現是，網絡並非像一般人認為能帶來平等、不同界限人士的聯繫；網絡最強的面向是能強化日常生活的使用和延伸一些過去的生活需要。<sup>6</sup>因此網絡不是獨立地存在，而是過去日常運作的延伸所成。

Birnie & Horvath 在加拿大的研究顯示，網絡交往和人際，不單讓性格內向、怯懦的人可以透過網絡來從新建立人際，網絡同時強化一般人在面對面（face-to-face）以外的一些人際接觸；因此，網絡交往與面對面交往並非對立，相反研究顯示，前者可以加強後者的建立。<sup>7</sup>綜合 Katz & Rice 和 Birnie & Horvath 研究顯示，網絡人際極有可能是日常面對面人際交往的延伸，有關的假設仍需要進一步的論證。

## 2. 必須以使用與滿足來源來理解媒體行爲

然而，若從網絡人際是日常人際交往的延伸的角度出發，我們仍需解答兩方的問題：1)現存在網絡上與陌生人交往的網絡人際或友誼是否活躍？怎樣解釋此類活動呢？2)若網絡人際是日常面對面人際交往的延伸，什麼誘因（incentive）驅使他們在網絡上延續交往？

要解答此類問題，必須要進入使用者的生活世界中，理解他們如何使用網絡上的人際聯繫。從傳媒理論（media theory）看，是以「使用與滿足理論」（use and gratification theory）的角度，觀察使用者的動機和滿足感來瞭解他們的媒體行爲。根據此理論，基於地域和文化的差異，就算是使用同一類的媒體和同一種科技，基於不同的使用動機和滿足來源，每個地區都可能有其獨特的媒體行爲；我們不能將西方的經驗硬套過來解釋我們的情況。事實上西方理論和處境，能否對應不同文化和社會，其適用性一向是備受懷疑的。

---

<sup>6</sup> Katz, James E., & Rice, Ronald E. (2002). *Social Consequences of Internet Use: Access, Involvement, and Interac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sup>7</sup> Birnie, Sarah A., & Horvath, Peter. (2002). Psychological Predictors of Internet Soci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7 (4) July.

因此，瞭解香港青少年的網絡人際及其行爲，我們必須從香港青少年的網絡媒體使用研究開始，並留意本土和城市的一些文化特質。香港是一個人際密集的城市，人與人的空間和距離相對於西方是狹小，因此人際交往頻繁；香港擁有全世界最密集電訊網絡，手提電話的滲透率出奇地高，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留意的城市場景來理解本地的網絡人際行爲。

本文以下會基於突破機構過去八年來多項香港青少年網絡研究的數據，嘗試描繪本地青少年現時網絡人際的情況及其參與模式。本文會指出與陌生人在網絡交往已非香港青少年網絡人際的主流，取而代之的是熟識群體之內的人際互動模式。廣範的網絡人際參與不單沒有取締舊有的人際交往模式，反之強化了熟識群體中面對面（face-to-face）的交往，提供多樣化、跨越平台和綜合性的人際交流方式。因此本地的網絡人際並不一定是獨立孤懸地在網絡上存在，網絡人際的平台其實成爲了日常人際的延伸與補充，提昇年青人日常友伴間的瞭解和關心。

### 3. 發展網絡友誼沒有改變與友伴交往的習慣

本地青少年在網絡與陌生人進行人際交往的情況，過往絕少有研究數據，我們對此類媒體行爲亦甚少瞭解。突破機構 2004 年進行的〈青少年網絡友誼研究〉<sup>8</sup>，正是特別針對這個數據缺乏的情況，瞭解青少年與陌生人在網絡交往的研究。

研究顯示，六成（59.9%）的青少年曾在網絡上與陌生人交談，三成多（34.8%）會在傾談後與對方在網上再次聯絡傾談，整體約四分之一（25.1%）青少年曾與對方持續交往達 4、5 次以上，研究界定爲曾與陌生人發展網絡友誼。<sup>9</sup>網絡友誼主要是透過「ICQ／instant messenger」（75.7%）建立，其次是「網絡遊戲」（25.5%）及「chatroom, newsgroup／討論區」（24.5%）。

雖然如此，八成多（83.7%）青少年指在網上最主要的傾談對象仍是「自己熟悉的朋友」，近七成（66.9%）表示只會向「自己熟悉的朋友」傾訴心事、透露私事，部分更會選擇在網上「不向人透露心事 / 私人事」（29.4%）；只有極少數會「多數與在網上認識的人」傾談（3.5%）或「多數與不認識的人傾談」（1.3%）。

---

<sup>8</sup> 突破機構.〈青少年網絡友誼研究：新聞稿及研究摘要〉，突破青少年研究資料庫。研究於 2004 年 3 月至 6 月期間進行，以隨機電話普查方式進行訪問本地 1,368 名 10 至 24 歲的青少年，回應率 42.7%，樣本誤差少於±2.6%。受訪者中男性佔 50.4%，平均年齡爲 16 歲，較多是 10-19 歲的青少年，近九成人（88.5%）依然在學，一成（10.1%）爲全職工作人士，近兩成（18.9%）具預科或以上學歷。

<sup>9</sup> 在是次研究中，受訪者若在網上與之前不認識人士接觸傾談，之後並曾與對方持續聯絡超過 4、5 次，便界定爲「擁有網絡友誼關係」。

有關的網絡人際溝通情況，對比突破機構 2000 年進行的網絡研究結果<sup>10</sup>及 2007 年最新的媒體使用情況調查<sup>11</sup>數據，發現更多人轉向以自己熟悉的朋友，作為網絡溝通的主要對象和傾吐心事對象（表一及表二），反映發展網絡友誼，並沒有改變青少年在網絡與平日友伴交往的習慣。從另一個角度看，發展網絡友誼與一般的網絡人際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媒體行為，彼此互不排斥。

**表一：你在網上多數是同甚麼人傾偈？（例如在 ICQ / instant messenger）**

	2000	2004	2007
自己熟悉的朋友	59.3%	83.7%	94.8%
在網上認識的朋友/ 唔認識的人	28.3%	3.5%	3.1%
	4.7%	1.3%	0.7%
	(N=1409)	(N=1273)	(N=425)

**表二：在網上你通常會向乜野人傾心事、講私人野？**

	2000	2004	2007
只會向自己熟悉的朋友	48.7%	66.9%	66.9%
任何人都可以	14.0%	0.8%	0.5%
唔會同人傾心事、講私人野	23.7%	29.4%	30.3%
	(N=1409)	(N=1142)	(N=423)

#### 4. 隨意和片面的本地網絡友誼

突破〈青少年網絡友誼研究〉(2006 年)顯示，網絡友誼的交往雖屬穩定和頻密，但每次的溝通時間不長。大部分（77.8%）曾建立網絡友誼的青少年表示，平均一星期會與網友聯絡至少一次，只約兩成（18.8%）會每星期聯絡五次或以上。至於每次的溝通時間，三成（29.6%）平均少於半小時，每次 1 小時或以下的合共近七成（68.8%），二成多（24.0%）則多於 1 至 2 小時。

研究同時發現，青少年的網絡友誼關係一般只能維持一段短時間。受訪者大多（65.8%）表示一般與網友持續交往平均不超過半年，近四成（38.3%）維持少於 2 個月，更有近兩成（17.8%）是在 3 星期或以下。雖然如此，仍有兩成（22.4%）受訪青少年稱網絡友誼的交往能維持一年或以上。

此外，網絡友誼能否保持較長關係，較多因素是基於即時溝通過程是否暢順和投契，及能否延續話題，例如能夠維持交往原因是「大家有共同的話題、喜好」

<sup>10</sup> 突破機構。〈青少年使用 ICQ 行為調查〉，突破青少年研究資料庫，2000 年 1 月。

<sup>11</sup> 突破機構。〈香港青少年媒體使用調查〉，2007 年。調查於 2007 年 1 月至 3 月期間進行，以隨機電話普查方式進行，成功訪問本地 501 名 10 至 29 歲的青少年，回應率 19.27%，樣本誤差少於±4.4%。受訪者中男性佔 48.8%，平均年齡為 17.2 歲，較多是 10-19 歲的青少年，近八成人（79.6%）依然在學，二成（17.4%）為全職工作人士，近三成（29.3%）具預科或以上學歷。

(92.7%)、「對方用心回應你的說話」(88.6%)和「對方重視同你傾計」(84.8%);減少交往的原因是「大家開始冇乜話題/無野想同佢講」(38.9%)、「對方少左出現」(34.3%)、「傾得唔投契」(34.0%)、「覺得對方不可靠/無禮貌/講衰野」(34.0%)和「對方無乜認真回應你的說話」(31.3%)。

此類網絡友誼的交往，較為隨意性和片面，能否維持較長的交往視乎網絡的即時溝通是否暢順和投契，能否延續吸引溝通的話題；因此，當溝通內容開始缺乏新意，沒有適切的回應時，或是對方態度不專重，交往關係便會中斷或自然消逝。相對之下，曾否跟對方有網外聯繫（如電話、見面）和大家有否共同朋友，對於延續網絡友誼卻作用不大。所以網絡友誼的交往是隨意、片面的和短暫性的。

## 5. 對網絡關係沒有期望、著重表達自己

突破〈青少年網絡友誼研究〉(2006年)嘗試探討此類與陌生人建立的網絡友誼的相處關係。研究參考外地進行的同類型研究，<sup>12</sup>量度他們之間的互相依賴程度（interdependence）、傾談交往的廣闊程度（breadth）、傾談交往的深入程度（depth）、他們能夠掌握對方的程度（predictive）、他們對這段關係的重視程度（commitment）及他們之間社交網絡的闊度（network converge）、對關係的期望和互相影響程度等。結果發現，此類網絡友誼的顯著特質是較多自我且單向性的感受吐露，對網友卻較少掌握和深入瞭解，友誼關係亦以單對單為主，較少擴闊至其他友伴。

例如受訪者表示「會向佢說出自己的感受」(82.7%)和「曾經向對方透露自己私人的事情」(66.1%)，但同時「不確定佢是個怎樣的人」(64.4%)、不同意「覺得同佢很親近」(64.6%)和不認為自己「可以說出佢內心的感受」(52.8%)，顯示交往以單向的自己表達為主，並未能達至實質的彼此瞭解。較多表示自己跟網友沒有共同認識的朋友(62.1%)，亦不同意「會將對方介紹給身邊的同事/同學認識」(52.1%)或「除了互聯網外，你們還有很多接觸的途徑」(54.5%)、顯示他們彼此的社交網絡比較窄，較少擴闊至其他友伴，流於單對單的網絡交往。

由於網絡上交往具阻隔性，過半受訪者對網絡友誼期望不大，例如「唔會期望這關係可以維持得長久」(52.8%)和「呢段關係對你來說並不重要」(50.4%)；亦不認為交往可以互相影響，「很少可以影響對方的看法」(61.5%)，更不同意是「互相依賴對方」(74.4%)，顯示參與者對有關關係沒有太大的期望，亦不著重如何維繫關係。

---

<sup>12</sup> Parks, Malcolm R. (1996) Making Friends in Cyberspace. *Journal of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46(1) Winter.

綜合研究數據顯示，<sup>13</sup>青少年在網上交友的心態有以下特徵：不太互相依賴，但會向對方尋求意見；雖然有很多話題，但卻沒有太多網外的接觸渠道，同時大家沒有共同認識的朋友，亦不會將對方介紹給自己的朋友認識；他們會向對方說出內心感受及私人事，而且感覺對方可信賴，可是卻不認為大家親近，同時他們亦表示不確定對方的為人，對於對方的態度及內心感受都難以掌握及估計，顯示出他們的交往是單向的；而對於這份關係，青少年亦表現得可有可無，即使表示會盡力維持，卻不認為是重要及可以長久地維持。

研究反映發展網絡友誼並非本地青少年網絡活動的主流；與此同時，青少年多抱著隨意和純粹找尋傾談對象的心態來發展友誼，此類關係的建立基礎是薄弱和短暫性，較難有實質的發展。事實上根據外地研究結果顯示，只有少於一成的人士能夠在網絡上結識朋友，而最終發展成為穩定交往的友伴。由此觀察，網絡作為青少年結交友伴的場所，其成效實非常有限，更遑論形成新的青少年文化。

我們必須留意，本地的網絡文化較多是內向性，青少年仍然以認識的朋友作網上深入交往的對象。因此，發展網絡友誼可視為青少年成長階段中，認識朋友和自我表達的一種延伸方式。網絡上身份隱藏的條件，讓他們以為可更安心與友伴交往，甚至更深入的表達自己、認識他人，對發展人際支援起正面作用。此類交往的重點是尋求自我表達，未必是實質性的人際交往，亦沒有指向建立實質和長遠的友誼。

## 6. 友伴共同參與網誌、在熟識群體內流傳

突破機構 2005 年的〈網上日記與青少年調查〉<sup>14</sup>顯示，本地青少年已逐步將網絡平台融入日常見面的友伴交往之中。新興網絡媒體締造了他們向友伴表達需要和內心感受的平台，從而加強人際溝通；青少年善用網誌及網上日記的平台，來填補面對面（face-to-face）人際交往中未能達至的深層表達和彼此瞭解，因此數據顯示七成多參與者透過網絡交流後，增進了熟識群體中朋友間的彼此瞭解和關心。

根據突破最新 2007 年的媒體行為調查結果，現時四成多（42.3%）青少年穩定地參與寫網上日記／寫網誌（Blog），當中以 15 至 19 歲及 20 至 24 歲的青年參與最為活躍，超過半數（54.3%；52.9%）參與其中。青少年平均一星期用 2.5 小時

<sup>13</sup> 詳細數據資料，可參考突破機構〈青少年網絡友誼研究：研究摘要〉，突破青少年研究資料庫。

<sup>14</sup> 突破機構〈網上日記與青少年調查〉，突破青少年研究資料庫。調查於 2005 年 2 月至 3 月期間以「網絡問卷」形式進行，問卷存放於網站及新聞組等地方，對象為 10 至 29 歲曾接觸網上日記的青少年，共收回有效問卷 1064 份，回收率為 51.0%。受訪者較多為女性（62.5%），八成（80.9%）依然在學，逾一成半（16.33%）為全職工作人士，分別有四成多具中學程度（49.6%）及大專或以上學歷（48.3%）。

參與撰寫或更新內容，最多的一位用 20 小時。<sup>15</sup> 2005 年的〈網上日記與青少年調查〉亦顯示，參與寫網上日記／寫網誌的人士，絕大部分有看別人網上日記／網誌的習慣，而觀看的網上日記／網誌，九成多都是屬於自己身邊的友伴或要好的朋友。

從調查之前進行的焦點小組訪問（focus group interview）中得知，參與網上日記／寫網誌大多是小群體內的成員共同參與行爲。起初由身邊經常交往的友伴參與開始，並將網上日記／網誌內容流傳於成員之間，每次更新內容後並會通知友伴到網站觀看，及後邀請其他友伴一同加入，彼此交換網上日記／寫網誌，並可作日常傾談的話題或瞭解朋友的平台。因此，網上日記／網誌是屬於群體內的個別成員間的溝通行爲。其發展模式與上文提及 MySpace.com 的分析相近。

## 7. 開放的空間、進行內部性的人際交往

2005 年的〈網上日記與青少年調查〉顯示，大部分參與的青少年認為網上日記最重要給予表達和抒發的機會，包括「能讓自己宣洩感受、想法、意見」（77.9%）、「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發表空間」（50.4%）。同時，他們會利用日記平台抒發情感，從而進深表達自己，例如「可以讓我盡情抒發感受」（77.7%）、「驅使我把內心的感受說出來與人分享」（61.5%）、「使我能放膽表達自己平日不敢說出來的看法」（49.9%）。表達過程中更提升了青少年的自我認識，讓他們「更深了解自己的思想和感受」（67.0%）。

但此類的自我表達並非無目的或純粹單向性表達，卻是具有意圖和目的人際交往。從調查得知，參與的青少年會讓「大部分」或「全部」的個人記錄公開給別人看（85.2%），六成（59.9%）更會主動通知朋友自己網上日記的位置，顯示「網上日記」是開放的個人空間。參與者會利用此空間的特性，進行人際交往中具意圖或特定的目標，達到加強溝通和建立關係的功能，例如藉著網上日記可以「讓人知道我的行蹤、感受、想法和生活」（38.5%）、「多一個跟朋友溝通的渠道」（26.3%）、「讓朋友知道我的事情後來關心我」（21.6%）、「能向朋友講出見面時不敢說出的心底話」（19.2%）；具以上心態參與的青少年高達六成四（64.3%），顯示網上日記正扮演著某部分重要的溝通功能。所以，三成多（36.0%）參與者認為它是「是有效的人與人溝通工具。」。

以上特點令網上日記／網誌可以明顯地與陌生人之間的網絡人際交往驅分開來，後者只著重自我的表達，前者則重視表達的回應和被別人瞭解的需要。從調查之前進行的焦點小組訪問中得知，參與網上日記／網誌人士清楚知道這是開放

---

<sup>15</sup> 突破機構. 〈香港青少年媒體使用調查〉, 2007 年。調查以隨機電話普查方式進行，成功訪問本地 501 名 10 至 29 歲的青少年，回應率 19.27%，樣本誤差少於±4.4%。

的平台，為免一些敏感資料和內容被一些不是「圍內」的人知道，他們會利用特定語言方式、代號、暗語來進行「內部性」的人際溝通，好讓要知道的人明白。因此，他是在開放的空間中進行的內部性人際交往。

## 8. 網絡作為補充熟識人際群體溝通不足的渠道

由於上述的溝通是內部性（或具類似目的），此類溝通是屬於熟識群體內的人際活動，是用來填補日常熟識群體中人際溝通的不足、或滿足某些特定的需要。以「使用與滿足理論」（use and gratification theory）來解釋，使用者有效地利用網絡的平台，以文字性的發表來表達一些日常面對面（face-to-face）交往中難以啓齒的說話，或是刺激群體中成員的關注，並能達到有效溝通的目標。網絡上文字性的表達補充了面對面（face-to-face）交往的一些不足或困難，包括難於人面前啓齒的事情或感受，以文字交待可避免說話當場的尷尬；文字性的表達可以增加表達的詳盡性和更清晰地表達訊息，特別是較為抽象、主觀的內心感受；避免口頭說話上的一些說話障礙，或受制於面對面交往的場合和處境，因此無法達至有效的訊息傳遞。以上都是可以補充面對面交往的使用誘因。

最重要的使用誘因和滿足來源是它能夠直接加強關係的聯繫和緊密度。〈網上日記與青少年調查〉發現，七成半（75.9%）表示參與網上日記交流之後，朋友間增進了彼此的瞭解和關心，包括「知多了朋友的情況或想法」（64.4%）、「朋友多了明白自己」（52.0%）、「朋友間多了互相關心」（51.6%）。深入分析顯示，表示增進瞭解和關心的青少年，都是參與網上日記較活躍、年期較長的人士。

綜合調查結果反映，本地青少年能夠善用網絡媒體的特性，為朋友間的交往締造特殊的空間。新媒體成為了青少年表達自己真實內心感受的重要平台，能夠突破傳統的人際相處方式，為青少年提供多一個彼此傾吐心事、增進瞭解的機會，同時有助青少年瞭解自己和他人的需要。

本地的網上日記使用和發展，以個人內心表達和強化人際交往為主；反之在內地的網誌（或稱「博客」），則較多以此為討論社會時事、發表個人言論、創作（小說、寫作）的空間。可見兩地年青人都把握網絡媒體，各自開拓自己所需要的交往或言論的空間。正如前述，基於地域和文化的差異，就算是同一類的媒體和科技，也會出現不同和獨特的媒體行爲。

## 9. 總結和研究限制

本文基於突破機構過去八年來多項本地的青少年網絡研究，指出與陌生人在網絡交往已非香港青少年網絡人際的主流，取而代之的是熟識群體之內的人際互動模

式。過去認為網絡人際世界將由一群跨地域、跨文化的人士所主導，甚至取代面對面的人際模式，經過研究考證並不適用於香港。香港青少年網絡人際的模式卻朝相反方向發展，廣範的網絡人際參與不單沒有取締舊有的人際交往模式，反之強化了熟識群體中面對面（face-to-face）的交往，提供多樣化、跨越平台和綜合性的人際交流方式，特別增強了熟識群體中的彼此深入表達和期望被瞭解的渴望。因此本地的網絡人際並非獨立孤懸地在網絡上存在，網絡人際的平台其實已成爲了日常人際的延伸與補充。透過多樣化的溝通平台和途徑，香港年青人尋找合適於他們交往模式，可以同時綜合面對面和網絡的溝通方式，這與香港人際交往密集、資訊科技使用率高絕對有關。

本文雖然基於過往多項的研究結果，但討論的範圍只蓋括了網上日記／網誌和 msn/icq 等以個人爲基礎的人際溝通方式，仍未有集中探討包括本地網絡中以網絡討論區（newsgroup、forum）爲基礎的網絡人際模式和社群形態，這是本文討論的限制，期望未來可以有這方面的研究和探討。

#### 參考文獻：

- 陳之虎. 〈網絡發展中的青少年危機——香港的情況〉，《青年研究學報》，香港：香港青年協會，2004年，二期，頁155-168。
- 陳競存、陳之虎. 〈從「青少年網上行爲研究」看本地網上群組的形成〉，《青年研究學報》，香港：香港青年協會，1998年，二期，頁190-197。
- 突破機構. 《香港青少年使用媒體情況調查：新聞稿及研究摘要》，香港：突破青少年研究資料庫，2007年。
- 突破機構. 《青少年網絡友誼研究：新聞稿及研究摘要》，香港：突破青少年研究資料庫，2006年。
- 突破機構. 《網上日記與青少年調查》，香港：突破青少年研究資料庫，2005年。
- 突破機構. 《青少年網絡遊戲事故調查》，香港：突破青少年研究資料庫，2004年。
- 突破機構. 《青少年使用 ICQ 行爲調查》，香港：突破青少年研究資料庫，2000年。
- 突破機構. 《本港青少年網上行爲研究報告》，香港：突破機構，1998年。
- Birnie, S. A., & Horvath, P. (2002). Psychological Predictors of Internet Soci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7 (4) July. Retrieved May 31, 2005, from <http://jcmc.indiana.edu/vol7/issue4/horvath.html>
- Boase, J. and Wellman, B. (2006). Personal Relationships: On and Off the Internet", In A. L. Vangelisti and D. Perlman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Personal Relations* (pp.709-72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tz, J. E., & Rice, R. E. (2002). *Social Consequences of Internet Use: Access, Involvement, and Interac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 Katz, J. E., & Aspden, P. (1997). Friendship Formation In Cyberspace: Analysis of a National Survey of Users. Retrieved June 10, 2004, from <http://www.nicola-doering.de/Hogrefe/katz.htm>
- Parks, M. R. (1996). Making Friends in Cyberspace. *Journal of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46(1) Winter. Retrieved June 10, 2004, from [http://www.ciadvertising.org/studies/student/96\\_fall/burnett/parks.html](http://www.ciadvertising.org/studies/student/96_fall/burnett/parks.html)
- Plickert, G., Wellman, B., & Côté, R. (2007). It's Not Who You Know, It's How You Know Them: Who Exchanges What With Whom?. *Social Networks*, 29 (3), 405-429.
- Wellman, B. (2001). Physical Place and CyberPlace: The Rise of Personalized Networ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5 (2001). Retrieved May 31, 2005, from <http://www.chass.utoronto.ca/~wellman/publications/individualism/ijurr3a1.htm>
- Wellman, Barry. (2005). Connecting Community: On- and Offline. Barry Wellman / NETLAB PUBLICATIONS website. Retrieved May 27, 2005, from <http://www.chass.utoronto.ca/~wellman/publications/contexts/contexts-3a.htm>